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雪樓集卷十三

四三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鈴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熊輝

欽定四庫全書

雪樓集卷十三

元 程文海 撰

記

漢川縣學記

九澤既陂雲土夢作乂然後其地始有人漢川其域也
土夏水長人之歸者以佃以漁耳有能興俎豆之事視
之當如卿雲景星固不易遇也予嘗行春斯邑焉顧謂
邑教李國珍曰庠序不飭不興如政教何乃示以宮牆

之制俾與邑吏謀新之士寡而吏媿莫尸其事大德十
一年邑令鄭國惠君來士誦前言令慨然率邑教李孝
純相與徙舊廟為講堂而作新廟至大元年秋戊役二
年春禮殿成深四十二尺廣加四尺崇殺十尺廡列四
齋中敞戟門庖庫內備繚以尺垣三千立櫺星門以出
為工萬餘穀石六百緝楮四萬有奇皆取諸儒與富而
賢者然邑儒之籍戶九耳是誠不易矣甫成而予以使
復來武昌孝純國珍率諸生來言曰今之庠公之教也

令之功也不可不識敢告予語之曰邑於民最親教於
民最急學校若無與而實功也且璽書相望下勸敢有
弗欽聲教與土同敷訖于四海其可自鄙今爾令長士
民務所當先宜矣美矣然立教之基為學之地又有在
也令長士民盍亦分任其事乎治化學業之成視棟宇
之成就愈歸而見賢令長士民試以斯言告之且識不
忘焉令名政字舜卿董役者直學曹謌知書張至道林

文瑛

黃龍佛殿記

武昌黃龍大比丘密印圓照長老作禮於白雪道人曰
我佛如來有大福德善知識是名靜山居士常現宰官
身于我佛如來道場護持恭敬能捨難捨莊嚴種種以
為供養願報國恩爾時持地菩薩心生讚歎顯大神力
於寶坊中湧出白金布施我佛如來常住十方諸善男
子善女人聞是因緣悉發皈依三寶正智無有愛憍是
故我今志心增廣莊嚴我佛如來寶殿如大梵天宮於

中供養現世無量壽佛寶座祝願讚嘆我今思惟云何
我報恩大招提希有功德悉得圓滿佛事熾然我今發
回向心一如居士所願乃至居士及諸大善知識乃至
過去現在未來衆生乘此功德因緣悉得安穩快樂佛
法住世亦復如是世世生生無有變壞諸苦我今禮請
願留一言亦復堅固如是道人曰善哉善哉長老成就
一切種種功德甚深微妙又不自貢高懼喜回向實為
希有我於經藏樓閣堂房已曾授記今圓明寶殿欲就

我又復來我應與佛有緣我今亦發大回向心資報國恩一如居士如長老所願同心祝讚無有退轉我今為汝說四句偈言我佛無所住亦無所不住無生滅增減是名大道場道人說是偈已十方三寶四衆歡喜證明如我所說刻石奉行時至大二年某月某日

武昌路觀音閣記

人非水火不生活及其為患也或使人不能生沙羨為郡地窪風悍居者不免水火患水防矣猶厄於火至元

二十七年長民者以父老之言構重屋於市中祀白衣
大士而崇焉某頃嘗諮詢於斯當其為患微庀或無虛
夕而救至輒息父老語予曰此大士之力也至大二年
秋復以使事來則屋加崇而又廣望之崢嶸槃絪勢如
中天之臺予留數月融風罕作父老又曰此官之賜也
問之則曰先屋敝矣行省郎中上稟下承力興是役自
上宰以降若僚屬若郡邑若士民咸欣贊其為今鬱攸
之變益少非賜而何遂請為之記予讀春秋凡火非人

所致者皆書曰災獨哀公二年五月魯司鐸火延及桓僖二宮則亦書曰災寧非以守先君之廟祧而備豫不嚴若此欲直書之則非為魯諱之義故寧曲筆遷就之耶傳者不知乃矯聖言誣天意且宋鄭嘗災矣其有司或先事而備或事過而防觀其設施纖悉具備然後命禳于亥寅回祿用馬于四鄘祀盤庚命四鄉敬享大為社祓禳于四方然則禦災捍患之道自有次第先後也歟丞相達爾罕公之在沙羨也別籍役徒千專以待塗

徹縣鐘於高堠望所起節鐘號名之故甫起救輒至今
崇祈之地又益嚴則夫先後旬宣於斯者咸致心民事
若此是誠不可不記也雖然甍棟之比如櫛倘徒徵神
倖怙官賜而積薪不徙突決晏如一旦變生所忽則雖
化身千百億身各具手目千猶恐倉卒救有不逮然則
人所當盡者固有在也可不慎哉父老其惟時教告之
遂俾刻為記省宰故丞相額森布哈平章曰程鵬飛曰
呼喇美曰格濟格右丞曰斡魯參政曰伊巴喇忻郎中

曰王柔曰必都喇卜丹員外郎曰托里曰沙木斯迪音都事魏
弼郭時可張德榮喬憲而尸其事者即中布達實哩也

疎山白雲禪寺修造記

大雄氏之宮布天下得地者什六七得人者什二三西
江之西之山之宮仰為大疎次之疎為近故予知疎為
多昔疎之興也蓋有記之者矣故予獨記雲住師之能
熾焉自住之住是山也於今八年矣一年而僧堂改觀
二年而宮殿塗堅丹艤莊嚴像設供養之工畢舉三年

作下院於撫州又作於金溪縣四年鑿山為園藝桑藝
桐藝茶凡四五年宰堵波小大之屋皆完新以其餘
力復取化城洲地六年又鑿山種柳株餘二萬役水春
磧而屋嶠之七年架萬歲閣八年閣成設飾咸具刻畫
肖像萬身剏二庫以豐財八年之間無日不事無事不
有功然後祝堯之廷布金之地始淵麗廓大崇榮輝赫
居者過者無不生懽喜贊歎瞻仰尊敬心曰住真善住
者住曰未哉明年吾新香積矣又明年吾又新西堂矣

明年明年無量吾事亦無量於是山中之人皆驚且服
願記其事夫佛之道非假宮室以為殊勝也非資田園
以為贍博也然以人而學佛之學則非人莫能為者毋
亦宜先為之乎且佛固人也彼為刻躬閑性無暇於此
今學焉者既未能學其為又不為人之為則予於斯也
誠有不能名之者矣今疎之熾也得人之效也記之而
使繼之者繼之其所謂無量無量者非耶住番人也器
資尚書之胄也楚山上人之法子也大德六年山寂疎

無人疎衆枚卜十人於佛住獨吉再卜住又吉乃以上聞錫之璽書而為疎主遂自徑山來歸歸而以潔身自誓於佛然則佛固許之且復訊之矣住蓋能於無所住而生其心者耶然則疎之熾也奚足為住言哉至大四年二月八日記

承慶堂記

上即位之明年改元皇慶懋官延賞澤流八荒百官七品以上序榮先世有勲勞於國而子孫官未至者錫異

恩若寶源庫提舉渾源孫君諧之祖考是已三月制贈
曾大父中奉大夫武備院使護軍謚忠惠大父資德大
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謚正憲父正奉大夫大司農上護
軍謚文莊爵皆神川郡公其配皆郡夫人諧既拜命白
於廟集賢司直趙君克敬為作隸書名其堂曰承慶以
侈上賜冬十有一月介趙君謁文於予按孫氏之先始
以函人受知太祖從軍征討得名位子繼孫承皆能著
勞績致大官為時名臣所至以保生靈樹風節為已任

故世稱勲臣之家必曰孫氏慶之源遠矣夫人之於其
世也孰不欲光前而裕後而天之於人也善惡災祥之
感曾不少爽若李英公輩依乘風雲勒功帝籍臨終惓
惓焉戒其子弟為門戶計不再世而家覆族夷及觀其
起家乃從羣盜人之所以遺其後者固自有本末哉善
惡之積子孫之賢不肖隨之形脩者影長聲大者響振
若孫氏者其庶幾乎積之者既善而所以承之者亦不
惡初謂提點利器庫時喪制未行也丁父艱去官泣血

三年服除尚書省建又不願仕於是投閒者七年乃拜今職嗚呼人亦孰不欲富貴哉其所存若此得不謂之賢乎孫氏自忠惠以來把麾持節聯圭疊組赫然照人而未始一日舍先業又足以觀其所承者矣孟子曰函人惟恐傷人矢人惟恐不傷人故擇術不可不慎也推是心也以往何所不用其厚使孫氏之子孫常若忠惠正憲文莊之世則斯堂也其慶可既乎勗哉其承之諧字和伯其弟兄子姪皆孝友克世其家云

昇平橋記

臨筠之交鵠山之陽梁於灝江之上曰昇平橋灝迅急
歲輒壞至大元年春里長者黃君應瑞相橋下流勢少
殺謀遷之易族子田以立其址買晏氏山以磬其石更
為石橋掘地丈餘得故橋株十數石佛像十有三乃故
橋所也心獨喜經始於是年四月二十有六日落成於
明年三月八日脩丈十廣去其七高如廣之數上為屋
七楹工凡六千五百費緡萬五千有奇又為菴其涯以

祠石佛廩道者守之配鄒出簪珥以相焉橋成之日行者歌休者誦煙峯流泉獻狀增勝皇慶二年其諸孫允武來京師謁記曰此鄉民之志也且言君平生好義嘗於上高之境為二橋曰新曰大滸又鑿新喻檀嶺道數里作舍道傍以便蒙山之役者若此甚衆余觀萬金之貲世常有之不拔一毛利天下嚙嚙曰我為善我為善不過蹈土偶實巫覡求福田而已他弗知也黃其庶乎昔有結茅度蟻奪高第者黃所濟多矣黃固涪翁之苗

裔也盛德之門又浚以益之其大也必矣君年八十餘耳目聰明齒髮不衰子若孫皆謹愿篤學未必非其報嗚呼此亦鄉人之言也君何心焉書畀允武歸刻於橋之上君字國祥人即其居號之曰曉山老人云正月日記

致樂堂記

周之族盛於番咸淳進士名廩者其族之賢者也與廬陵劉會孟廣信李明通同登丞相江文清公之門有名

皇有江南授同知廣州事不赴子應極字南翁又賢弱
冠失怙事母孝謹宦遊四方乃心罔不在膝下大德丁
未待制翰林事上於春宮詔許迎養且勅有司禮遣明
年奉母至京師又明年侍皇子說書月廩餼其家遷集
賢司直於是集賢大學士郭君名其堂曰致樂來謁余
記之夫為臣子之道忠與孝而已耳人有常言忠孝不
可兩全余則曰忠孝無二道也今天子以孝理天下推
錫類之仁使子事其君得兼養其親上之賜大矣而親

之樂奚而致也母豈不曰吾之子所以致養於我者上
之賜也可不盡忠乎忠以報於上者母之所以樂也食
焉而怠其事謂之養且不可況可致其樂耶忠之道何
盡心焉耳矣必事其君能致其身必事其親能竭其力
必恭於兄友子弟信於朋友居上而不驕為下而不悖
仰不愧俯不怍而後可以言忠忠之道備而後可以致
其親之樂樂則孝在其中矣故孝者必忠忠者必孝忠
孝之道非有二也南翁勉乎哉不然傳有之雖日用三

牲之養猶為不孝也以子之賢且材如此何所不底吾
猶云云爾者此天子之望其臣母之望其子賢者之望
其友之意也南翁勉乎哉皇慶二年二月日記

遺音堂記

皇慶二年春正月八日余過左司唐古公之廬環堵蕭
然有梅花一樹鳴琴在牀左圖右書余驚焉促席與余
言曰古人之所以為古人者何絕人遠甚遺言遺行具
在可效可師而卒莫之由何哉豈今不古若耶吾行古

之道亦古人已而必曰古之人古之人乎哉余益驚焉
他日出遺音堂三大字示余曰吾以此名左丞野雲廉
公之堂且為書之羣賢見之歌詠君其記諸余曰余何
言哉公前與余言而忘之耶此遺音之說也夫音者出
於虛入於寂鏘然而起杳然而止古之音寥寥不可聞
已可聞者非其遺言遺行乎考其言求其行若有聞焉
若耳提面命焉遺音從可知已夫廉公吾聞其人矣以
勲伐世家致位疑丞政平恕行公清無貪媚無刻苛親

賢而下士方盛而已辭歸而友木石狎魚鳥玩天地之盈虛閱寒暑之往來泊然若無與於世得古人之高吾敬之公宦學湖南謹敏博達由御史歷吏部佐省闈受知天子進則竭心陳力以贊其治退則彈琴讀書以樂吾天蓋與廉公齊心而擬迹易地則皆然者庶幾能言古人之遺言行古人之遺行矣以遺音名廉公之堂豈無意哉非公不知名此名非廉公不足稱此名也音乎音乎吾懼夫聽者不識二公之趣而求古人於弦上也

故次第其語而詳道之

應州覺興寺長明燈記

余寓居京城東北隅與今知樞密院開府公隣且有再世之好一日謂余曰先王積德累行竭心本朝天子聖仁思念舊勲曾祖考以下皆追封泰安王曾祖妣而下皆追封王夫人餘慶所鍾忝處宥密夙夜凜凜無以報稱上恩奉先而裕後惟今世人求福慧利澤者必於佛乘而致虔焉心竊慕之去年夏承詔祝釐五臺山還過

應州造覺興寺向佛作禮仰見長明燈炯炯靜照若有
所感因念曰俾吾子孫世世克忠克孝毋忝乃祖聯輝
繼燭不當如是燈乎遂捐白金五十兩楮幣五百緡於
寺以續是燈之明予其為我記之雖布施之未不足以
勤翰墨庶幾賴予之文昭吾之志於後耳予曰善哉善
哉予於佛書未深究然長明之理蓋可知已明者燈也
所以長明者人也燈無不明而不繼之以膏則明熄矣
人無不善而不繼之以德則善熄矣若公祖孫顯融四

世即是燈之明四世也由四世以至于百世繼之以德
即是燈之明百世也善不可熄當如此燈矣推公之心
可以卜公之世焉夫目非無見也待光而明心非無知
也因觸而感公既因燈之感而明夫善必又將感公之
之善而續燈之明者是公之布施無窮而福德不可量
也以是而報上奉先裕後可謂善矣公娶完顏氏甚賢
子小和尚福安等皆佳兒吾又知其必能世守忠孝承
于父祖益遠而彌光如是燈之長明也公名額森特穆

爾階開府儀同三司云

永新州醫學祭田記

國家仁民愛物無所不用其極天下郡縣建醫學置官吏與儒學等醫有功於民甚大誠有國者所宜先昔人方之相業可見已大德初王東野為吉安路永新州官醫提領七年遷本路副提領至大四年赴調京師改臨江未行徵政院使羅司徒薦其名興聖宮命為太醫歲年之間三錫楮幣凡七千五百緡皇慶二年夏又命乘

傳還江南迎妻子初為永新時手建廟學歲三月三日
九月九日有事於三皇唯取給醫家至是盡以所受上
賜買田五十畝入學奉春秋之祀還朝謁余記東野永
新人也大父文信父慶隆皆有善行其祖母又賢日夜
課東野學不懈而東野長好倉公之術遂稱良醫及被
寵用凡所錫賚不以仁妻子不以事繙黃惓惓買田鄉
校以蠲誅求可謂不負矣嗟夫永新之學者既無公上
供給之勞又當國家崇重之日益勵所學以擴其仁民

愛物之心此則東野之志而國家之望也凡吏於茲學者其亦勉之哉延祐改元二月朔記

虎林山大明慶寺重建佛殿記

佛鑒慧照淨戒大師居杭州虎林山大明慶寺之三年寺災既復且完大德癸卯復災師大懼曰豈余之道涼德薄致然與抑物成毀有數地隆替有時與嘻其甚矣且昔者三吳之士輸仁馳義曾不旋踵而重以憇之予獨何心乃鬻私田之在越者率先走自行宣政院使張

閻公公亦發帑倡之於是効材薦貨者復四面而至歲
丙午正殿成基隆於初構加於時俯仰陟降改觀動色
寺僧子永莊嚴諸天梵相端儼妙麗如親示見於虜非
師之強忍堅摯疇底是耶按寺肇於唐盛於宋景定有
佛慧大師者以律教焯於茲遂為國祠壇場至我元而
益大歲時百官虔集祝聖人壽師名嗣良道行高峻多
遊天台鴈蕩間居是寺凡再棄去再還遭寺焚災乃以
興復為已任卒賴以振唯佛法之大固無待於傑棟廣

宇而非此無以致崇極寄瞻仰師曰是役也我執事之人亦惟勤哉不可以不記因集賢侍讀學士趙君孟頫求文於余謹書以記延祐改元月日記

太和州重脩快閣記

廬陵有閣最一郡之勝在太和東南城上邑令太常博士沈遵名曰快閣迨黃太史庭堅繼至賦詩其上而閣之名聞天下蓋自豫章源流五百餘里江盤峽束牽挽鬱隘驚心怵目至是而山平川舒曠浪寨開躍然如龍

蛇之伸鵠鵬之息跂而四顧快可知已邑為州官事繁
遊覽廢閣壞為廐為驛為獄訟之庭旋葺旋毀豈復知
有所謂快者哉至大四年邦侯聖陰徒貳車楊學文議
改作而侯以監察御史召留俸五百緡屬寓公高安尹
嚴用父成之已而即侯祐來議克合掄材徵工撤而新
之為屋三重重十楹前為閣後祠太史中為燕休之堂
三年而畢弗亟弗徐屋加於舊而民弗與知登斯閣也
天高水夐陽開陰翕禾黍滿野舟行如飛仙地之勝若

始闢焉明年高安之孫莊侍其諸兄威來京師以圖請記且道侯之政予雖未登茲閣竊為之一快告之曰州曰太和至治之稱也閣曰快自得之謂也治欲其至而民欲其自得蓋相須也民不自得求其治之至難已山川雖勝而暇登覽乎哉於摩太和邑也而為州守尊而親於下民下而敬乎上上下各安其素非自得之驗而至治之候乎知此則是閣之勝獨最於一郡乎哉書以遺之俾刻之石董是役者劉冲蕭佐延祐元年九月朔

記

古衛城崔府君廟里門記

衛之汲有古衛城在其境廟於東北隅者漢崔府君祠也府君諱瑗字子玉順帝時以茂才為汲令居七年數言便宜開稻田數百頃民祀之至今廟屢廢輒興累朝皆有封號至元中封靈惠齊聖廣佑王皇慶二年居民吳德建里門以表之子實益加藻麗焉介以記請嗟夫王去今千數百年民之思不泯非為今者之善鑒哉延

祐元年冬十有二月朔記

婺源山萬壽靈順五菩薩廟記

五顯神莫知何所始在徽之婺源吳楚閩越之間皆祀之累朝封號甚尊顯宋德祐元年燬於寇時里人汪元龍守鄉郡弟元奎為邑宰復建之施田若干畝奉時祀曰景福莊世祖既定天下禮百神奉香幣致祭至大四年再燬元奎之子僉廣東肅政廉訪司事良臣某路治中良厘首樹正殿衆爭獻貨幣門廡樓觀庖庫之屬皆

成焉壯麗宏大甲於郡初廟附智林寺寺亦再燬再構皆出汪氏延祐元年賜廟額曰萬壽靈順五菩薩之廟寺曰萬壽之寺明年良臣請紀於石唯神赫奕變化著靈効順海內所共聞而廟有再興之功汪氏為大不唯神在國初元龍兄弟保民之功尤多仕皆至治中伯朝列大夫仲奉直大夫良臣嘗為監察御史有能聲是為記夏五月十五日廣平程某記

廬山重建廣福觀記

廬山廣福觀古匡先生祠也宋南渡燬於李成之亂五十年道士王大成始建正殿其徒孫元道加堂庭門廊像設而庫隘儉陋苟備棲息而已又百四十年為大德己巳冲和明素弘遠大師提舉觀事陳啓宗觀復大師知觀事王德脩首飭越國孟忠襄公珙所構道藏而更覆之撤兩廡及贊拜之庭而崇之而殿益弗稱始丁未訖辛亥裒仁歛義殫慮畢力斬木絕谷伐石他山又大新之既成高明洞深邦邑改觀陳君復捐歲給之因四

十畝茗園果林百餘畝益觀之稍凝和冲妙學正法師
教門高士揚州玄妙觀提點雷希復曰是不可以不紀
以請按匡先生名續字子孝事周老聃得其道廬於彭
蠡之濱虎溪之上相傳以為仙去人即其居而祠之山
之得名曰廬曰匡以此晉惠遠法師東遊至虎溪顧而
樂之太守桓伊奪其地為東林西林寺遷祠谷口唐開
元中詔大其宮遣使致祭號曰仙廟南唐主割都昌劉
建營田以奉祠事宋治平中賜額壽聖觀後避高宗尊

號易以今名匡先生初號大明公建中靖國初封四極
靖明真君凡水旱疾疫無不禱禱無不應邦人賴之惟
神仙之說肇自中古覽老聃氏之書豈得已哉秦漢之
君不務遠德廣為祠宇壇場以致神人以求長生惑矣
後世因之又加侈之非滋惑與若匡先生既善其身又
大福其民歷二千餘歲猶祀之宜矣陳君王君竭志興
復以彰神休以祝上釐雷君不蔽人之善皆可書遂為

之記

杏山藥室記

醫家者流率以董仙杏林為美談亦有以為稱號者求其有董仙之心蓋亦寡矣夫醫功莫大於濟人禍莫慘於欲利持濟人之術而有欲利之心然且不可苟術之未精利之是嗜其禍可勝言哉今夫庸醫以病嘗其術故有峻其藥以急功多其藥以幸中能醫以病舞其術故有左其藥以厚勞迂其藥以盈取以濟人之術而禍人皆欲利者之所為也盱江陳庚杏山醫三世矣予觀

其為人質而不浮聽其言簡而不眩審其術信而有功
怵然有急人之容泊然無苟利之心其庶乎有董仙之
心者歟年方弱冠時鄉之儒先秋潭周君嘗以杏山表
其室於今二十年矣醫二十年而鄉人信而用之如一
日留京師七年出為江西官醫提舉司都目人信用之
亦如一日積三十年之間名不少貶而家不益饒者得
非心董仙之心然也今年春予苦末疾杏山來京師留
遠齋者益久且益嘉其為人故樂為之記且以勗其志

云延祐二年秋七月既望廣平程某書於遠齋

楊氏先塋記

邃古之初不封不樹中古墓而不墳成周之時始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設官掌之漢律列侯墳高四丈自是以降其制益明天祿辟邪之屬亦各有差等所以辨貴賤定民志也聖天子以仁孝治天下加惠臣鄰無有幽顯孝子慈孫之心咸翼然以奮嗚呼教孝勸忠之政不其美與梁國楊文懿公之墓在大梁祥符縣魏

陵鄉白榆村先是公之二子敬直元直遵禮經廣兆域
至於表羨道識玄堂猶有俟也二子既受簡知至大三
年秋七月詔推恩其祖禰明年夏四月又賜碑墓道遣
將作院使伊納克傳旨集賢大學士李謙為之文冬十有
一月又加贈錫謚時敬直以轉運使官兩淮元直以太
醫院使侍禁中皇慶元年夏六月元直請歸脩治先人
塚及樹所賜碑不許乞聽兄離職行事乃許敬直承恩
奉詔唯謹明年春正月元直復泣請於興聖宮又不許

請至二十餘終不許曰爾為爾親吾為吾子孫也且爾兄在豈必爾其命河南行省給費為爾成之元直曰以公給私不可固辭從之乃賜楮幣萬五千緡仍督行省相其役二月復遣刑部郎中楊某賜河南丞相尚醞二壺以申敕之明年三月壬子丞相身率僚佐共建勅賜神道碑於墓右寓公鄉老及四方來觀者萬數莫不咨嗟嘆息曰非盛德之後能若是乎改作祠堂三楹泰國公李孟為榜曰致嚴墳未有銘集賢侍講學士趙孟頫

銘之墓前有表參知政事賈鈞書之墓南二丈有石門
刻御史中丞郝天挺之字曰楊氏先塋塋前石人獸如
制又南去二百五十尺華表雙高國子祭酒劉廢題其
衡額曰梁國公神道有碣路左書曰大司徒梁國公墳
則郢國公史弼書也中以畝計者十五垣以甓外以丈
計者六百繚以牆樹榆柳栢松數萬鬱鬱如屯雲翼翼
嚴嚴遼遼極目前臨官道過者竦瞻咸曰此非教忠之
原發祥之兆乎蓋是舉也金工石工木工土工凡六千

有竒其費上賜之外竭家之有猶不足也冬敬直元直
乃圖其成請記於所知程某曰兄弟幸賴先訓歷事累
朝被遇兩宮隆恩異數顯寵若此非勒之金石何以表
君上示子孫且辱知於予餘三十年矣其為我記之某
曰余聞仲尼之言封崇矣有若堂者有若防者有若覆
夏屋者有若斧者合從於防從若斧者焉此足以觀聖
人慎終之一節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聖人亦從事
之宜而已故有其位有其財與其時君子莫不盡心焉

非以為汰也非以為觀美也所以勸也所以事君事親也昔有身為家宰乃家廟之不營而祭於寢司寇劾之者有傷其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聖人非之者適於宜而已若楊氏兄弟之廉敏端惠孝友敬篤其事君也外則于藩于宣而致其理內則夙夜在公而致其勤其事親也生事葬祭咸致其誠則於事君事親之禮講之亦久矣宜能位並九卿澤及三世軌物備制遂其所俟嗚呼此忠臣孝子之事也至於啟發人之善心使之思

教子思立身以及於事君事親之本其得於觀感羨慕者又不知其幾何人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是宜有記嗟夫楊氏之子子孫孫母怠母荒不念爾先丕敬厥德其克永世哉文懿公諱澤字潤夫凡再被贈恩階曰榮祿大夫官曰大司徒勲曰柱國梁國其封文懿其謚也其行已載所賜碑敬直今為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元直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太醫院使掌醫卿延祐二年十月日記

魯齋書院記

邠岐豐鎬之間周之故都也三代之文莫尚於周周之文莫盛於文武周公江漢遠矣其化猶存於小夫弱女況千里之近者乎無他聖人之道與天地並立日月並明孰有外天地日月而能久其生者吾意有能復興文武周公之教於其地特易易焉耳世祖皇帝經營四方日不暇給而聖人之道未始一日不在講求觀兵隴山首召河內許仲平先生衡入見先生亦首謂聖人之道

為必可行嘉言篤論深契上心時自陝以西教道久廢
乃命先生提舉學事於是秦中庠序鼎興搢紳縫掖川
赴雲流文事翕然以起其所成就皆足以出長入治由
是聖人之道乍明世祖皇帝踐阼先生又以其道入佐
皇明施於天下卒能同文軌而致隆平由是聖人之道
復著蓋有是君必有是臣陰陽之消長日月之晦明聖
賢之用舍固各有其時也今天子以天縱之質繼列聖
之緒嚮用經術尊禮儒先彬彬雍雍著者益彰而且廣

矣先聖後聖顧不同條而共貫與先是雲中趙侯守長安嘗議建書院如他郡先賢故事不果後以西臺侍御史復來因請以先生從祀夫子且申前議乃有王氏欲斥居宅為之得前太子家令薛處敬贊其決士民承風勸趨前御史張崇推官李益近府同知韓祐相與董成之前為夫子燕居之殿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侍坐後為講堂左右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四齋以張子厚先生昔講道於橫渠乃為室東偏合張許二先生而祀之

庫寢庖廐畢備屋凡若干楹事聞有詔賜名曰魯齋書院乃諭陝西省給田命官設禁如他書院故事有司既奉詔而祐等請紀以文夫文者何也以西伯周公之聖而止曰文今郡國校官往往而具宮居而師事者亦無不同及觀其効則彌闊而遂疏者何耶無亦文非其文而然與夫子不曰斯道而曰斯文學於此者亦可以深長思矣古昔儒先自伊洛關輔以來相望百年不絕而續若朱子之立言使聖人之道復明於簡籍許先生之

立事使聖人之道得見於設施皆所謂豪傑之士也觀先生之於朱子信其道從其言尊之為父師敬之如神明嗚呼殆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與終際昌時出其所學有以當聖人之志建不朽之功可謂開物成務之材矣詩云亹亹文王令聞不已聖祖有焉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先生有焉侯於先生有慕用之誠而不能忘凡所以尊先生者無不為也然非私也所以為道也所以廣聖天子之教也所以使學者知所宗也所以志先生之

志而學先生之學者也一舉而衆美具焉可無述哉侯
名世延字子敬今爲資善大夫御史中丞斥居宅者王
庭瑞嘗爲吉林副總管詔旌其閭以褒之嗚呼聖天子
之欲化民成俗可謂誠且篤矣承學之士奚可以不自
力乎自今邠雍之間郁郁乎復如文武周公之世吾猶
有望延祐二年十有一月朔記

東菴書院記

書院昉近代視郡縣之學在昔爲尤重非名足以厭時

論學足以任師道者弗與是選人才亦往往於是焉出世漸靡法漸疎賢否並進義利易處其教始大壞近年書院之設日加多其弊日加甚何也徒知假寵於有司不知為教之大徒徇其名不求其實然耳翰林侍講學士渤海解君之構東菴書院其立義獨不然其言曰國朝以來中州之學自許文正公既沒師道之不立未有如今日者予幸賴先生之遺訓承文明之休運身列儒臣之目又薄有負郭之田足以支緩急而不求所以承

先裕後化民成俗之萬一乎吾將拂袖而歸率鄉里子弟之俊秀者擇師而教之毋使吾邦仁義之風詩書之澤一旦斬焉於聖人之世而已又何用假寵以溷我哉而屬予記按解氏世以儒術起家歷宋金多名進士家藏書萬數千卷而君於書無不讀至元十三年詔試天下士君中首選由是階以入仕用廉勤以効於朝用循良以治於外凡天子擇任華要君必與焉由集賢太常三入東觀再署詞苑名與學躋德與位隆蓋歟歷三十

有餘歲矣其位也方駸駸而未已而學也方勉勉如未至年未耄老而退然方求為千載之計不亦善乎書院之建既不隸於有司無勢以撓之歲時假給從已出無利以汨之又必擇良師友而為之教則無厖草冗穢之患矣故教者用其明學者保其聰教者循循焉而不知其所化學者充充焉而不知其所得嗚呼使天下之學他日不取法於此耶書院在居第之東偏中樹高堂為羣書之府翼以東西序為師友講習之地屹以重門為

內外之別中庭蔭以松栢冬夏青青自延祐元年之冬至二年之秋其經始落成之歲月也屋凡若干楹君名節亨字安卿東菴亦其自號云

溥濟廟記

延祐三年詔封臨江路中聖洲洞庭行祠故焚修道師謝宗壽為端惠靈濟真人賜號曰溥濟之廟從有司之請也大川三百支川三千憑依為變化禍福者往往而有考論其最莫江湖若也南方之湖洞庭為大洞庭之

神君山為大則湘君湘夫人之神今余不得而知之矣
彭蠡之逼而有洞庭之祠者川行之人無所不畏敬則
無所不崇事也且神既神矣況又有異人者出而以其
所脩習者震耀出沒其間人之視之如在其上其左右
由是楊謝之功用日著而洞庭行祠曼衍四布矣楊著
於白沙江口今為九江孚惠真人謝揚之弟子也著於
昌邑山則中聖之自也予弱冠行乎四方今老矣泝船
風波之上亦屢矣嘗以為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行險而

不失其正人之道也予雖守聖人之訓聽造化之權則
聰明正直之謂神者亦豈矯造化者足以為之哉然則
彼之所修習者予雖不能知若其功用之所被雖余亦
有時而利賴之矣況欲暘而暘欲雨而雨禦災捍患有
出於風波之外者乎是宜錫之璽書躋之典祀而恒為
民福也雖然川澤之氣孰非能神今以謝君之靈又濟
以有司之請非遇聖天子勤恤民隱之至抑烏能延恩
致命若是之侈哉嗚呼山川鬼神其毋忘諸

宜遠樓記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惟山亦然予得請南歸宗人琦來送因與間語琦曰吾父以野處自名早疎世事近者架樓於屋西字以宜遠予曰記有之君子居高明遠眺望自非冲襟逸韻中無紫棘亦孰知高明眺望之為快哉予不知君家公言論風旨何若然即其處樓者遠則自處於寬閑曠埌之野可不惜予不得相與登臨觴詠其間也且宜遠者非謂山乎予寓

於盱之上南踰百里有筆峯焉不知其幾千仞然自豫
章南望翠筆穎然於天末其去之也猶將四百里也然
上其隣峯則見諸峯並列尊卑巧拙不能相過也或返
下視之者及去之益遠則望之愈高攬之益秀而向之
並列者皆風斯下矣然則山之為物信外遠而後宜耶
琦曰公之言可因為斯樓記予曰可

雪樓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雪樓集卷十四

元 程文海 撰

序引

王寅夫詩序

詩所以觀民風凡五方九州十二野如禹貢職方司馬遷貨殖班固地理之所載其風不一也而一於詩見之古者至於是邦也必觀其詩觀其詩則是邦之土物習俗可知已故曰詩可以觀當時所謂詩蓋民間所作也

陳靈以後無風則民間不復詩矣民不復詩而欲知四方之風者其何觀風再變而為騷騷固楚大夫之作而非民間詩也然九歌可以觀楚俗之鬼天問可以觀楚祀之淫芳草嘉植楚產之名于山海經草木疏者觀之騷十而七八也則夫民間不復有詩之後士大夫之詩雖欲不作可乎哉繼風騷而詩者莫昌於子美秦蜀紀行等篇山川風景一一如畫逮今猶可想見他詩所詠亦無非一時事物之實謂之詩史信然後之才氣筆力

可以追蹤子美馳騁躡藉而不困憊在宋惟子瞻一人
其平生遊覽經行及海南諸詩使讀之者真能知當時
土風之為何如詩之可以觀未有過於二公者也今禮
部王君寅夫酷嗜坡詩噫甚似而幾矣去年冬被命繇
京師渡江而南履越之絕徼走數千里足之所經目之
所見滂沛衍溢而為詩不能自禁也天時地氣民俗物
宜靡不曲盡未數月而成帙好事者將以刻之梓閩人
邵光大以予嘗與寅夫相倡和也請為之序引予方觀

風於閩閩之土物習俗惟懼夫知之有未悉得寅夫詩
則雖未適閩亦可知其概也喜而為之書抑古者六詩
九夏幽雅幽頌凡詩皆掌於禮官之屬民間詩無復可
采也久矣寅夫歸以其所自作藏諸禮官之府他日陳
而觀之其亦可以補閩風之闕至元甲午立夏廣平程
某序

上賜特穆爾參政海青詩序

聖天子嗣位之二年詔以丞相東平公之子萬戶公參

福建等處行中書省政事賜海東青二勸忠也七閩為
東平公賜履之地錫命象賢續戎南服報功也欽惟世
祖皇帝英明神武混一六合時則有若先正左右宅師
帝嘉乃績開省江淮賜海東青四翰苑諸公播之歌頌
亦越參政公追配于前人光以今所賜合而圖之侈上
恩昭世美曠代之榮也在昔諸侯宣力王室彤弓盧矢
錫盾彩戈以旌寵賚未有以精剛擊搏之禽比德而況
功者少皞氏以爽鳩名官方斯劣焉惟世祖皇帝嘉惠

勲臣惟大德天子祗遹先志亦惟東平公一家父子之
懿實當是賜天地貞觀明良相逢猗歟盛哉小臣程某
謹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煌煌先正殿南邦有子重來憩舊棠鐵券丹書藏漢府
介圭赤舄啓韓疆鶩禽軒翥歸圖畫好爵駢蕃拜寵光
却笑磻溪慳遇合馘黃項搞始鷹揚

楊彥寬御史心遠堂詩序

僕遭際天朝得以末技出入清邃去家數千里而遠客

京師築室於北城之北又遠焉因名其齋曰遠及來閩
望遠齋則遠益甚監察御史黎丘揚君彥寬將旨詳讞
弭節之暇名其所居之堂曰心遠俾書扁且徵鄙語請
問其義君曰吾驅馳王事燕雲之北嶺海之南閩粵之
陬皆至焉非遠乎他日歸偃息堂上感念平生遊歷一
一在目將為書識之名曰四遠志庶幾太史公自叙之
意云爾抑此其迹也若夫周行而心閭閻一室而心萬
里今人與居而神遊千載之上是則吾之所謂遠者然

而閭閻萬里念之即到聖賢千載想之斯存則又見其
為近何也余叟然曰子不云乎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君言近旨遠犧然有當於余心者遂叙其事繫之以詩
諗於三山校官潘景大與諸生共賦之

端居對爐熏宇宙腔子裏皇皇求仁義直面隔千里名
堂意云何輾轉生議擬飛鴻碧天外我夢方隱几平生
所周遊北戒達南紀山川渺無際歷歷在馬箋作書志
四遠壁上掛雙履客來勿與言請自喻其旨感君語超

詣我意亦復爾班荆談未了王事趁行李坡陀路漫漫
霜霰寒靡靡念君何當從推枕夕九起相期在千載室
遠人伊邇

送黃濟川序

數十年來士大夫以標致自高以文雅相尚無意乎事
功之實文儒輕介胄高科厭州縣清流耻錢穀澑澑晉
清談之風頽靡壞爛至於宋之季極矣窮則變敝則新
固然之理也國朝合衆智羣力壹宇內自筦庫達於宰

輔莫不以實才能立實事功而清談無所用於時若吾
盱江黃君濟川以殷之士而用於周其通才脩能有今
之實無昔之虛所謂應時而特起者也始為盱江書院
長當路者竒之俾攝郡文學設施注措異於腐儒識者
固知君之才非可以閑官散職拘也未幾剡上尹武岡
新寧縣新寧俗雜猺獞寬縱羈縻猶不易治況徵令之
嚴乎弛者不能以奉上刻者不能以安下往往而敗也
君至官之日進其民與之約上命苟如是必如是應它

一毫不汝動民感其誠唯唯而退後竟如約官民兩不相背質事無不辦集民無不歡悅者視君如慈父母信惠既於下而孚公勤亦於上而著觀風者入境讚誦洋洋願借留者雜沓至過之莫可於是聲實旁流譽者文口薦者文章省臺以君政績為邑課最秩滿咸謂君且踐華要赴部乃取龍輿征官以歸六典之經邦國大學之平天下於理財一事甚諱悉也而士大夫顧不屑為直度其不能而不敢耳詭曰清流以掩其不才之羞此

清談之所以誤晉尚忍言之哉近制錢穀官與司民社者一槩選而加優焉勸人以事功之實如此也而為之者猶或不得已其能洗濯自奮慨慷自試如君者幾何夫宰千室之邑與百乘之家一以治民一以理財聖門蓋難其人新寧之民非止千室之庶也會府之財非止百乘之富也君前於治民而可則今於理財吾知其可也而君之才豈但於治民理財為可哉試於其小固將試於其大君行矣吾又當有以贈君

虛口談仁義通儒固所羞是間惟爾可券外豈予求出
淤紅蓮淨經寒翠竹修晶哉須遠業古有濟川舟

盧疎齋江東藁引

疎翁意尚清拔深造絕詣犖犖不羈故其匠旨輯辭往
往隔千載與古人相見向者遺教余以其詩文一編曰
江東藁挹其風味如在疎齋時也余攜以自隨汎舟江
漢相與卧起噫孰使余欣然於風波之上者非此藁也
耶詩不古久矣自非情其情而味其味則東籬南山衆

家物色森戟凝香尋常富貴於陶韋乎何取疎翁於此
殊不疎今又弭節騷國抑尚有起予者乎藁還因以訊
之

歲寒亭詩序

大德四年秋余之官沙羨既至得老屋數楹於黃鵠山
下以居居數日旁出而後望則莽焉坡陁冀壤樞翳之
叢雙栢出其中如弟昆如古丈夫冠服並立若有所待
余意升高可以見遠而未暇也風霜益清使事益有緒

退食之餘試命僮奴剗除蕪穢求一徑以上則江湖湛
然雲煙在下凡西南可覽者無不獻狀自是亭與心目
謀矣然既月而址始平又月而茅竹僅集烏銜鵲構未
就而天大雪起視則卉木無小大方僵立受雪獨雙栢
意韻沈雄蒼顏點白相對增媚嫋亭既成栢亦謾謾有
喜氣余戲語坐客曰黃鶴歸於此乎歎當名歎鶴客延
目久之曰無鶴有栢耳之二栢者待公已久亭又成於
雪中語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歲寒何如余

喟然曰善雖然無此君無以相之遂益種以竹而題其
額曰歲寒噫雨露亦勤矣其閱歷之久近余不得而知
之有所待與否余亦不得而知之獨念其蔚乎相扶於
朝菌之墟貫四時而不改又幸斧斤之屢逃得至於長
以老乃一邂逅於余是亦可念已余既念之深又念吾
亭草創不數弓材工弗良覆又不以瓦其能與爾相壽
於無窮耶噫亭栱不可相無也繕完封殖後日誰非歲
寒亭長乎是又不得而知之系之以詩曰

會心不在遠數步江漢明開荒豈不勞我僕汗且頰把
酒酬天風雙柄迺有聲崢嶸首陽姿愧此盡瘁情念爾
亦苦心紅紫聊合并時拚一日費買植數寸萌芳菲信
可翫搖落亦足驚不如翳把茅隱几觀平生徘徊能幾
何王事固有程尚堅歲寒意永與雙眼青他時兩蒼龍
相見白玉京吾詩亦贅耳此君在前榮十二月十八日
廣平程某書是日也乃立春積雪滿庭

揭曼碩詩引

臨川以二謝故為詩鄉往或為余言東溪甘君者善鳴
豐城壤與撫接多師甘君予識其言久今年坐暑黃鵠
山有示予詩一編曰豐城揭曼碩作也予聞為豐城人
因憶前語為停箋讀數解清風與俱喜曰人言蓋不妄
夫一技一能雖甚鄙且賤亦皆有所本亦必疲精力涉
歲月乃能精而况古者列六經之文乎未可以一技一
能小之然或專志於是而忘其身或務以驕人至喪心
自敗則又一技一能之不若揭君其慎之哉非予喜弗

及此言其戒之哉或曰揭故廣昌徙也予又喜

送陸如山歸青田創先祠序

青田陸氏異時名聞江南義居五世而象山文安公出焉名遂聞天下家益蕃熾幾五百房又五世而燬於鄰寇火三日不滅凡異時遙瞻仰指敬嘆不容口者一旦如雲收氣散莫可追摹獨石刻道義里與表堠故在至元二十三年予將旨東南因喻有司以先賢之里宜加崇祀然具文書而已於是子孫或徙或亡其猶環居故

址者飢寒顛沛不能皆賢象山之基幾易姓矣不謂飢
寒顛沛之中有如山父子者猶能自奮於義不肯委之
無可奈何且謀建祠堂以杜豪奪之想建孔廟以嗣絃
誦之音力甚弱而事甚難抑其志可尚已重趼來鄂求
書其額於是進而告之曰議論多而事功少儒者之通
患也予蓋以南陽之屋知之夫南陽子所見也豈悠悠
且且調筆墨所能成哉今予以匹夫而欲謀百堵之室
片楮而欲集不貲之財余深懼其議論多而事功少也

雖然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使子能修禮以親之陳
義以告之皇皇然恤恤然其將無惻然而慨然者乎使
又能勤篤如布福之長者堅忍如發願之沙門弗為則
已弗成弗止文安有靈亦必曰予有後弗棄基夫如是
斯謂之為人子孫也已謂之大賢之後也已然則議論
多而事功少未可謂通患也他日東歸當酌酒新祠且
謝予言之過

雙峯先生文集序

書者修齊治平之方也聖作明述昭昭具存猶之於醫定標本察虛實按而用之無難焉而猶云方多効少者非方之罪也理學至伊洛而大明逮考亭而益精學者家度其書歸而求之有餘矣而拘者束章句虛者掠聲稱專門戶以為高游辭說以為達若存亡愚智交病雙峯饒先生最晚出徒得從其高第弟子游乃獨泳澤窮源抉根披枝共派而分流異出而同歸廓然煥然於此也僕不肖少獲事徽庵程先生知雙峯之學為詳蓋二

先生之志同其造詣亦同今觀雙峯之於言抑何其富
也大道之不明非書之不多若雙峯之書政患其未多
耳其子轍抱以示予凡若干卷且求言以發夫雙峯之
書顧待予而發哉獨念前輩典刑漸落後生聞見之外
誦詩讀書而不知其人可乎因為序其梗概蓋雙峯慕
學甚早力棄場屋尋師取友刻意斯文故卒成一家之
學如此嗟夫士誠不可不尚志也後生可畏詎不信然
好德之士有能刊而布之四方則後之學者雖不幸而

不遇親發藥焉而得是書讀之其亦庶乎不終病也已

南陽智夫人劉氏貞節詩序

予既為南陽智君仲謙書其旌表十二字曰貞節坊曰
節婦智夫人劉氏之家清苑郭君安道又為求予言夫
人者仲謙之母也少而嫠居仲謙甫髫齡夫人杜門教
以詩書長而宦學有聞家日以盛今仲謙年踰強仕而
夫人壽康安輿就祿忻忻融融無遠弗届仲謙之孝四
十年如一日而夫人之愛猶鬢齒時也當路諸公敬而

慕之為請於朝乃命旌表其門於是中書報外省下屬
城俾從事如律夫夫婦婦人道之常故曰彝倫又曰
天倫是以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誠以人得於
天而為人者在是也載籍備矣易象論家人獨首曰利
女貞爻義取於正家有嘻嘻失節之戒蓋謂相內者一
家興衰所係而必修身以為之本焉耳故世有寧蹠水
火而不肯踐二姓之庭者其心豈異於人哉夫人之夫
蚤世予不得而知之然因夫人之節疑其平生修身以

道相敬如賓所以刑于家者有素故沒雖不盡其年而存者政未父也則夫夫人之德固有所本而然歟雖然彼背義失身者豈必待其人之身後哉今也不以一死一生異其心乃出於血氣未定之女子可不謂貞乎貞正也正位乎內之常道也豈無他人而傳之與否是又在子之何如嗟夫使不幸而短折者得配如夫人何必托孤於其友幸而有子如仲謙則立身揚名以顯父母生者怡愉於高堂逝者亦無憾於九京矣予蓋為之三

嘆因又為詩一章以遺仲謙請歌以為太夫人壽

三從義甚明千載事殊少南陽智夫人此志獨能了當
其秉節初遺孤一何貌緬思身世事前路極繚繞煢煢
高復下竟得出深窈清風梧竹間鸞鵠正輕矯扶迎上
潘輿日月光皎皎斑衣北堂春金章公府曉皇心在美
化有命建華表恩重子孫榮門高嵩華小獨慚吾筆弱
嫋嫋如風篠升堂仍未卜佳氣瞻縹渺請壽太夫人新

詩當清醡

送向省吾序

古郢向丈省之者余季父內翰西渠公乙卯同貢進士也襄陽歸國朝君攝其郡文學揚褒拾俎豆整比書詩三招諸生而三沐熏之以事夫子於堦垣眢井之間居十七年而殘者完無者有廢者舉峴縠之下若繙惟之林然由是諸公貴人閔其勤敬其志文口薦之得新喻州博士道經沙羨不鄙左顧噫君故儒冠乎僕毀齒時識君名氏於榜帖既壯識君譽處於西南士大夫而季

父捐館舍二十有一年矣及來荆部訪問乙卯同升諸君落落一二意謂如君者進之則已結駟橫金既貴且富退之亦不失乘下澤稱循良而今故儒冠乎夫君不難於襄顧難於新喻乎今人幼而學之壯而弗得行則太息其誤耳甚則裂而棄之耳孰有能如君者乎曾子以傳不習日省其身如君者可謂能傳而能習之矣使人如君固夫子所望於天下後世者然則其忠於為人信於交友蓋不占有孚也故因君之字而敬易君之

號曰省吾且為詩一章以代縞帶鄉先輩楚山王君率同文諸公詠歌以壯其行俾予為序夫新喻文獻之鄉也倫魁所寄先生巋然為今壽俊其為問訊焉

嫋嫋風生楚戶砧幾年相望愧相尋君家大耐留真譜吾道多艱見盛心定有諸生碑峴首政須名士樹鄉林者英幸甚倫魁在鄉校胡寧金玉音

送范晉教授江陵序

至元丁亥余以侍御史奉詔求賢馳驛至杭衆言范君

晞文之賢余因薦於朝時范君諸子侍父旦暮來遊麟
角鳳毛雖雖詵詵皆不失家法余既入奏范君由是連
佐憲府自爾契闊不四三年而聞范君沒雖雖詵詵者
未知何如也大德壬寅孟夏之月余方坐雨黃鵠山下
乃有二士踵門俾僮奴問焉曰杭范也延之而望之長
身顥昂接武以進予驚曰葦莊固在乎曰其仲子也年
若何四十一矣斯為誰仲子之子也二十二矣嘻予至
杭時范君未老仲子弱冠其孫甫勝衣別半世而未老

者不復可見可見者駸駸中歲幼者亦挺然成人余之齒髮蓋可知已人生真能幾何窮達短長皆聽命於造物而造物又不足恃其可恃者政在我而或者又捨而不為則雖生世千百載亦復何有今范君有子若孫如此亦足覘其平生矣蓋范君起家儒業博饒好修好交四方名士又能束諸子以詩禮故身雖沒而猶存諸子皆為郡博士而見余於武昌者江陵教授晉也晉字誠之綽有父風故余初見而驚以為薦莊不死夫死不死

不必計也苟生者不能生其生則死者誠死矣荊州古稱多士麗澤之藪也慎擇而淡交博聞而約取尚友千載問津聖賢異時余再見之豈止曰薦莊猶在哉

送僉憲郭安道遷部江西序

沙羨當江漢之匯四顧平準曼衍積水空曠山則借於江北曰大別招於湖外曰八分皆草木荒寒來無而去無繼黃鵠雖朝夕近眼然亦伯仲也突兀穹隆岌為郡脊城郭宮府蟻附之憲府獨坐其脅予與清苑郭君

安道間嘗相語以為山者仁人之所樂而或者以為人物風俗之基也今沙羨之山若此君歲時將指以出若鼎辰沅澧汚岳之山亦異於此乎未幾安道以奉使稱職遷部江西夫江西固山水之聚予郢人也適彼土雖有年而官牒驅馳席未煖輒去登臨游觀之事甚鮮然聞談山水清麗秀偉者咸曰西江今安道乘輶褰帷轍環所部所謂清麗秀偉者當悉獻狀予固欲因安道而覘人言之信否也且彼自南州高士而下至於歐曾王

黃書聲至今不絕果清麗秀偉者基之乎登臨游觀雖
非使者事亦惟山巔水涯杖屨幽隱乃得近民而悉其
疾苦江西往往皆山安道不憚遐且險而幸一至焉庸
非父老之所願望羅列所見參伍所聞其亦有以教我
哉抑又聞之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信斯言也是山
川政有待於人今顧以人物風俗責之可乎安道於此
既已大稱厥職矣移之於彼直易易焉耳予固未暇為
山川賀且將為人物風俗賀也麻源第三谷有書室焉

予又寄聲為山靈賀

送虞德常序

一畝之宮必嚴祀典一卷之書必崇師道夫子之道可謂達矣然道不能以自達而達之在人今國家郡邑凡幾千百所逢掖凡幾千萬人一旦拔而立於一州羣士之上匡坐而臨之北面而事之是可謂身之達而未可謂道之達也古者政教不分今則各有攸職言政者或不及教言教者未始一日可無政也政者正也身非一

學之正乎德常家有相譜義方之訓素明不患無以教亦不患無以為學之政惟毋以易心處之斯可矣且吾聞龍陽昔有木奴頭千其人爭相傳以治生為俗以治生為俗則既庶且富教之有其基矣在吾所以達其道者何如耳今學校之弊滋甚予常言之子常聞之尚其懋戒之哉

送朱芾序

書吏有朱芾者從余湖右三年矣承臺命將舉而進之

察院袖巨軸願序其顛將以謁諸公贈行之詩余謂有
詩而後有序序先詩非古也子其求詩序無難者乃再
拜曰芾之事公也非若世之吏於官也以其嘗從事於
章甫逢掖之後也辱教而誨之今茲有行斬一言以終
身非以為夸也余曰嘻子吏也誠有意於儒者之事歟
余何愛一言昔在西都厭馬上而刀筆刀筆厭而儒生
盡罷百家之言獨與儒者共治卒之多文少質為天下
笑不得已求篤行孝謹如萬石君者得其二子焉尊顯

之以風中外雖齊魯質行諸儒亦自以為不及也而儒者自是紕矣夫孝謹天下之善行儒者之常事而未足以盡儒者也儒者不及而他人及之儒者有餘責矣然而西都所用而可笑者果儒者乎嗟夫世之非儒也舊矣吏之不儒也久矣吏不儒吾無責於吏也儒而吏吏幸也苟祿俸累月日隨羣而入逐隊而趨儒乎儒乎如斯而已乎夫儒者之功用未易以一言盡顧子方抱文書事朱墨子而能盡儒者乎抑子既號為儒矣踰職分

行胸臆作威福常吏之所可虞者吾不虞子矣其佐而長其共而職至一所遇一事則必參以平日之所以學者謀及乃心曰此公也此私也此理也此法也某利某害某可某否止者必止行者必行長未知則告之告而未信則宛曲而道之期於合吾之所以學者而后已則雖未有以究夫大用之儒其不有以稍別於尋常之吏哉予將觀子矣其毋為篤行孝謹者所勝則幸甚予素餐之尤者也念無以進子者因子之求其言也書此以

贈

送續好古赴監察御史序

大德六年冬中除湖廣行省都事續君為監察御史聞之者咸曰真御史也古有所謂真御史矣或批逆鱗或鋤大奸衆不敢為而獨為之故莫不犁然心服而謂之曰真御史今朝廷之命續君也人初聞之而君亦始受之咸言然者何廣平程某曰然是可以為御史矣抑豈獨御史哉世有德不足以居才不足以行而徒位民上

是皆非所宜得與私取而陰據之者無異也故臧文仲為魯大夫夫子猶謂之竊位人心雖如其面而是非則公識與不識如出一人焉有非内交要譽而得之者吾聞續若據於臺無異言據於省無貶論遙於宰屬聽聽焉蓋其明足以照而不炫清足以肅而不激記有之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續君其庶幾乎凡百執事舉能其官而況乎御史御史於事當無所不通故於事亦無所不言言者御史所得專也行其言非御史所得

專也噫其不必行而不言豈稱位者哉續君字好古吾知其自期於古之真御史矣將鳴朝陽予亦喜而不寐於其行書以識別

送憲幕仇信卿赴臺掾序

孔子曰仕而優則學予觀仇君信卿其優而能學者歟信卿出入風憲垂二十年予承乏南臺時已有誦其材者歟既此來慕得賢佐精神意慮之所至無不悃愞盡心焉退食相從則必以攻過為請予初不見信卿之過

而信卿必欲自知其過夫喜聞過仲由也幸人之知己
過夫子也然則信卿可不謂之優而能學者哉臺聞其
賢選任為掾行有日適予痘作而伏即卧內求予規倣
尤力夫昏昏而使人昭昭孟氏所笑信卿志則美矣而
獨求予規則誤矣昔者衛武公九十八相猶切切求人
之箴已故詩人歌之曰如圭如璧如金如錫圭璧之與
金錫非不善也亦必磨礲鎔範而後其器亦成故又頌
之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今信卿

年方強仕小心篤志其造於衛武公之地不難世之仕者計歲月以爭品級早夜屈其指朶其頤薰然於其心又何暇省己分內事而信卿勤於公篤於學如此弗可及已惜乎予方病而無以答其善意也且方資信卿以政予失而居吾上者顧奪之以去又惜乎無以止其此行也然則其可終無一言以贈之乎曰甘受和白受采君子以虛受人

大德重刊元豐類藁序

南豐先生之故里本邑也異時邑於盱民猶以汲汲告進而郡馬汲汲可知已故長於斯者循簿書期會之文而無害已謂之能已足以獲乎下今郡猶故也簿書期會未之有改也而能刊先生之文於校官此其於民必有裕之者矣不然夫子適衛之言獨非為政之大方乎先生之文天下之文也而於鄉校顧無之非無也有於斗齋黃令君而無於燬今復有矣欲余序其顛夫文之有無不繫於板板之有無不繫於序而惟民之有無實

繫於守令故予於文不待贊而贊為州者之能裕民焉
為州者誰乎東平丁君德謙也昔先生為齊州齊劇郡
也頑悍凶盜之訟無虛日至未幾而郡中肅然然則觀
先生之文當觀先生之實此又讀元豐類纂所當知者
大德八年歲在甲辰夏五廣平程某序

段郁文詩序

始余承乏臺端郁文為掾朝夕從事於簿書相識而未
相知者蓋久迨歸江右聞憲府照磨段君名聲籍甚既

見則吾郁文也於是始知其政抵舍與舊友吳幼清夜語因及當途學士大夫幼清語余曰方今段郁文其人也幼清介士少許可言蓋不妄余於是又知其學恨余方里居而郁文有公事不得接膝劇譚又恨余知之不蚤也泊客武昌聞湘部從事段君日與其長屬謗謗相可否聲流東南問之又吾郁文也噫人有一異已穎然自出於羣何郁文之多耶今予謁告來西郁文已謝病棄去乃攜詩二帙過我高者不讓古人下亦不與無病

而學呻吟者同調蓋寫心之辭正而真即物之作幽而
絢也余讀之數過太息曰余識郁文年數不為不多對
面不為不數至于今而后又知其工於詩人果未易知
乎抑知人固未易也為之悵然移晷則又嘆曰郁文非
求人知者固不以予為過然有文學政事如郁文而不
為人所知者世豈少哉若郁文之文學政事而如予之
屢知深知者又豈少哉郁文其行乎朝之公卿士之孫
陽也郁文其行乎然則予之知不知誠不足計耳姑識

予嘅

送曹仲堅主閩縣簿序

仲堅自建安郡博士調閩縣墨曹將之官予酌酒與別相與言曰政教一事也以教為政上不怒而下不殘不知道者返此決裂疲曳不能相勝而上下之情睽猶以加損於鞭朴為仁求詳於情偽為智嗟夫循吏之風不其遠而則陽名家軌轍殫見洽聞欲求吏治之宜求之家譜足矣然仲堅以文學掾而選為邑官是責之以教

為政甚審行矣勉之仲堅曰唯唯然吾之身一而已職
又最下且繁彼居吾上者若是衆也又若是尊也吾懼
吾志之不得遂也子曰不然今下之事上也謹而若不
敢惰勞而若不敢怨仰瞻俯聽遙立側趨惟戒令期會
之是從猶懼或失之若此者滔滔也然語之政體而不
能知問之便宜而不能對者亦滔滔也是故上之人或
以奴隸畜之狗馬使之而猶且伸於衆人之上以遂其
志今仲堅昂然雞羣一舉足之間固有驚顧而改視者

初不必為前之滔滔又豈不先於後之滔滔者而遂其志乎仲堅笑而不言其不言也謙而不敢居耶抑未能信吾言也因書於方以為異日一笑之具

送王謙道遠遊序

王謙道弱冠遊四方行不輟足今老矣而志不衰一日告予曰曩者足目所及海之北江淮之南而止耳幸甚遭時盛明車書萬里而身猶局局然守一隅殆將抱恨沒齒明年將問津度淮由徐兗歷青齊放覽趙魏之郊

翹首神準一觀上國之光天不凡我又將出居庸望遼
東西緣古塞涉安西北庭東入陽關下隴坂訪秦漢之
故迹或首商於或徑斜谷首商於則沿漢汚徑斜谷則
下荆門歸而把酒骨肉族談亦足以樂此我之志也而
行無可聚之糧居無可託之友其將如何我志殆已矣
乎不可也其將奈何予曰以君才器充朗且挾竒能又
將之以無心不忌故所至若歸者四十年有餘矣夫在
物者雖無窮而終定也在君者無虧而益進也以益進

而待終定則無窮者乃在我而何志之不可遂哉且所欲遂者觀覽之志耳非有世好之競而斷斷之爭也其相宅既工其詩文又組織華妙言論土苴亦足以悅可衆耳不棘其喉殆見所至必有傾蓋留連執袂纏使不得以乍來而徑過其未得亟遂所志者或以此耳他何庸慮雖然人固未知謙道之志也君其升車吾當推轂

送王敬甫都事歸省詩序

觀春暉而興吟望孤雲而延想人子之於其親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曷嘗一日而忘之哉王君敬甫杞人也而仕於燕身雖燕而夢無夕不杞也蓋其父母亲居年皆七十鶴髮相對諒其心之於子亦猶子之念父母也然敬甫方以材敏博通上下之所倚愛雖欲一日置身於親側而無由然人之父母之愛其子也將使之晨昏膝下雍雍怡怡為鄉曲之人乎抑將使之行其志昌其身以安其親與其家以及天下後世乎為人父母者其

必知所擇矣然則敬甫身雖燕而實杞也庸何傷大德十年清明謁告歸杞且省其親春日遲遲花柳迎路樂矣哉敬甫之心歟上堂起居內外交賀樂矣哉敬甫二親之心歟世無善畫孰能寫其形容學士承旨靜軒先生率同僚賦詩以餞之而俾廣平程某序之

解安卿父八十賀章後序

有養而貧弗得弗仕古之人恒言之今之人亦恒言之故令甲曰八十者一子若孫侍所以通人情隆天經也

然嘗遡沿而觀之身貴而親存十一存而安榮十一而
父在者董董也於是彭消之學旁詣曰尚弗信吾道耶
噫試數之誠然矣今渤海解君安卿都臚仕而親年若
釣璜之叟是可賀已持吾中菴翁之序以歸升堂再拜
乃稱彼兕觥出諸袖中而讀之又奚必春容要渺之金
石也耶既而為吾前曰有廣平程某之說若此其然歟
倘以為然當叶之宮商歲歲為老先生壽

送楊彥寬謝事東歸序

黎丘楊彥寬健吏也父任入官以巡檢獲盜遷尉平原
又獲賊四十餘伍凡百五十餘人遷禹城主簿政聲流
聞辟大都警巡判官公廉自立不苟不回有執偽券奴
良民者有司信之閱六七年不決彥寬至而辨其偽言
於政事堂遂得釋上下翕然譽之薦為威州判官會有
旨建行御史臺於雲南選為御史益展其能得隱盜金
穀以萬計匿戶五百有奇梁王旌以錦衣遷江南行臺
某將指閩中彥寬來讞因相從甚樂既別常思之繼聞

以廉訪僉事行蜀部表表愈偉深稱厥官安西王復有
金衣之錫今年會於京師則曰吾老矣得謝東歸矣蓋
彥寬讀書通古今天姿明介方雅可以仕則仕非苟祿
以自營可以止則止亦非為名高以自異進退綽乎有
餘裕彥寬有焉公卿大夫之子孫孰不仕祿有能若彥
寬之能其官者乎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
哉若彥寬者誠可謂搢紳之羽儀學仕者之矩矱也已
矣彥寬生平周行四方馬足所至幾百千萬里嘗紀所

歷山川風土為書表於所居之堂而榜曰心遠今者冥
鴻高舉於是心與身俱遠矣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烏得
無言以抒吾思乎別酒既酣因述所知彥寬者如此至
其所以持身抗志與世周旋者余也又何足以知之驪
駒在門毋庸歸之聲猶寂寂也誰能永歌倡予和汝

送蕭從周序

進身非士之急務也然幼學壯行之道浸以無實韋布
憂飢寒膏梁顧家世自有不得不急者矣於不得不急

之中而乃有不屑屑焉者若則平氏之子是已則平廬
陵蕭氏之望也早以英妙卓越見知諸達尊東平徐公
子方知之尤者也故則平出為時用垂二十年不幸無
祿英妙卓越又集於其子大德十年冬識於京師守之
以粹溫表之以端謹余知則平氏有不亡者存凡識則
平者咸曰幸哉有子如此是誠可幸也已未幾別余而
南問之則曰觀禮樂必之魯觀天下必升岱宗觀止矣
僕之事畢矣仕乎曰俟有知己此非僕所得急也余為

之喟然曰子方與余僚好甚深子方所知者予皆知之以子方知則平而則平名聞於時今予非不知子而子猶棲遲於逆旅子雖不屑屑焉余獨不愧子方乎雖然余聞近石之入山林也自粗杙以至於拱把未始留視焉何則俟之也今子歸其亦勉之乎人且有俟子者矣

謝伯琰親年八十詩引

中書謝掾伯琰介特士也余嘗識之聞其敏而勤貧而有守其曹甚劇行不暇正履坐不得安席輶輶終日而

治之沛然獨以親年八十不獲就養為念每思貽親歡而無繇余心嘉之古之述孝子之事者曰思貽父母令名必果以今所聞伯琰其貽其名者歟豈惟父母雖州閭鄉黨莫不與焉然則欲貽親歡孰有加於此者且中書天下之則也人秉是心從事其間顧不式哉余既嘉所聞又覩此卷因欲堅其志以安其悅親之心且為凡仕者勉用書其端

送毛淵巨源知沔陽府序

方城以南雲夢之藪也川澤阻奧地曠而人稀更散迭聚往往非有恒心之民智力稍異已足稱雄其間而漢南之俗非復百年之舊矣彼之杞梓之材羽毛齒革之用凡地之所有國之所資者若未始不逮於古實則莫之能偕也況所謂楚材晉用者乎家本郢也高曾之墳墓在焉故不能不致意於彼蓋嘗感歎而思曰毋乃山川之改而風氣之異耶抑化之未宣作之不興生而無以成之也邂逅彼之良守令其試以是問而告之今年

秋自帝所還燕故人毛君相勞苦則知既受左符為竟
陵行有日矣殊為君喜君又嘗官漢南彼之民情吏治
甚習今往而設張蓋必有甚愜者余又為彼之父老喜
也況方地千里有民有社非若向之有所從而弗得專
又況君之敦惠開敏老於從政然則彼之良守非君其
誰余於是為之累喜且自喜將得所問焉然君之去彼
土也二十年有餘矣山川風氣之不改與否余雖欲問
之君而君必未之或知也然則君其行乎化之宣否他

日余將問之來自竟陵者

送喬達之守東平序

剖尺寸之符分方千里之地多者屬城數十少或半之
朱轡皂蓋四馬加駢雙旌前引千騎所至長吏鞠躬將
迎於數百步外老幼扶攜夾道相與攀肩翹首如望神
明皆以一見顏貌為慰當是時軒車高大使君匡坐其
中張髯直視意氣拂雲賞則賞刑則刑未知古六國諸
侯與我何先也則二千石亦貴重矣然自非久直承明

及朝廷高選與郡國殊最當遷不得為也至未半歲或
璽書勞問奏課高者至入為三公故為之者大抵高材
美器足以承流宣化父母斯民西京以降益分益削至
於近代名雖郡古一小縣耳官曰守一令長耳授受之
間皆有易心而上下交病矣今則不然名城大邦有名
曰路所統城邑毋慮數十牧守之任恒擬朝廷達官蓋
與古制合吾故人喬君達之由翰林學士出守東平達
之文采風流高材美器亦不在古良二千石下而東平

詩書郡多秀民其文者師友之野者父母之义從而勞來安集之方今治體惟古之循吾見達之人而在槐棘之間不難矣不得不為達之喜且為東平得良二千石賀也或曰達之在朝廷久視官如家游公卿間如親戚典章文物閑習優甚所向膾然而合耳郡國專民社之責一語一默政之臧否民之休戚繫焉而郡又有所攝率不得直遂達之高明英邁固無所擇而或非所樂也曰不然大丈夫之仕也豈為已哉達之必不其然王成

增戶而得賜爵次公為相名減於治郡時吾知達之不為前之增亦不為後之減也麾節在門僕夫整駕諸君得無言以贈之乎

宗鏡錄詳節序

蓋聞學以離言說為宗心以了空相為鏡然尋宗詣學捨言無示學之方而即鏡觀心執相乃非心之體是以五千四十八卷敷演未周十方三世諸尊究竟何在喻如分江漫月一已為多縛妄度軍萬猶云少良由根塵

有利鈍悟解有淺深翠竹黃花元非議擬赤鬚白足亦
假因緣是故靖菴剪裁古記披誠須提正紐伐木先削
旁枝信手拈來皆是隨身之鼓笛迴頭蹉過別無逕路
之津梁莫憑逐客書空且對癡兒說夢偉哉龍象幸甚
人天續彼篇章述余讚歎云爾至大二年重九日翰林
學士正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商議中書省事程某
撰并書

雪樓集卷十四